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五百九十九 集部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三

禮記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

檢討臣吳泰

孔頴達曰天地氣和而生萬物大樂之體順陰陽律呂生養萬物是天地同和也天地之形有高下大小之限大禮別尊卑貴賤與天地相似是天地

同節也

黄裳曰大樂致和大禮致中天地之於萬物生以和成以節而先王之大樂大禮贊天地之化育故與之同其和同其節

臣謹按帝王之治天下也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樂以和民聲使之合愛而流通其精神禮以節民心使之合敬而經綸其秩序禮樂乃制治之原也顧制禮樂者帝王而其本則由於天地天地之氣與

物交而為和和則有聲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大樂興焉天地之氣與物辨而為節節則有形天髙地下萬物散殊而大禮行焉是和節之本乎天地者原根極於心性之微而和節之著於禮樂者乃符合乎易簡之藴是以律呂相協而四時順萬物生同天地之和也等威有辨而百昌若兆民安同天地之節也與天地同和所以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四海之内欣喜歡愛之心油然以生而皆知親

其親矣與天地同節所以天澤分而君臣定卑高陳而貴賤位四海之内莊敬恭順之心肅然以生而皆知尊其尊矣盖天地之和節不可見而於時物之行生寒暑之往來其有情有文而無偏無黨者皆自然之禮樂也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順成其節序顯之驗於民物而精之格乎神明惟其同出於一原所以潛通乎兩大也孔子曰民之父母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記曰知

禮樂之情能述張子亦謂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然則制禮作樂者必有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惟聖人道高德厚基命宥密養愛敬之本篤愛敬之施致一心之和始能同天地之和致一心之中始能同天地之節此即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者也此即中庸所謂贊天地之化育者也此即記所謂大人舉禮樂天地將為昭者也豈非本性命之真建中和之極而兼

總條貫乃能使宇宙之間恩明誼美而上下與天地同流也哉總之禮樂之說管乎人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播樂以安之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者端在於此是以堯舜禹湯文武之治邁百王而首出超千古而獨隆無非本斯二者夫是以南面而立而天下太平也夫

禮記

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監察御史臣霍備

陳澔曰反情復其性情之正也情不失其正則志無不和比類分次善惡之類也不入於惡類則行無不成曰不留不接不設如論語四勿之謂皆反

情也類之事如此則百體從令而義之與比矣

臣謹按理涵於性而性具於心情者性之所發性無不善而情或雜以形氣之私志者心之所之心有不存而志或乖其中正之則斯著之於行不能有善而無惡矣然而此心本體之明自在則其為善之類與惡之類要自烱然君子唯省察操持不使惡之類得以滋長而所行一出於善之類則反情比類之謂也故姦聲亂色不留聰明者所以養

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者所以養其内也外無聲色之誘則内以正矣内無淫慝之惑則外以正矣惰慢之氣自内出者也邪僻之氣自外入者也二者不得設於身體則外而耳目口鼻百體内而心知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而自養之功成矣人君居上臨下一切膳食之美章服之華宫室之壯與夫左右侍御之奉臺池苑囿禽魚花木之觀凡所以戴尊親而致愛敬於萬方者故皆分所當然

然而孟子曰耳目鼻口之於聲色臭味四肢之於安佚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誠以此皆人心惟危之類稍不裁制而物欲日滋則必務精麗競綺靡進奇技逞淫巧以至燕樂遊畋漸相引誘而不之覺自非以不留不接不設者用力克治將外潰聰明而内消心術故虞廷授受丁寧於危微精一之間而惟幾惟康制事制心聖聖同揆莫不兢兢以致謹也唐之太宗三代以下之賢主也亦嘗

曰人主惟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以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禄此其所以難也然太宗嘗欲幸南山嚴裝已畢而竟不行魏徵請其故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此太宗能自制其欲而貞觀之治所以稱獨隆乎夫情之漓性嗜欲最為易溺而客感之蕩志聲色淫慝最為易流人君修己以安百姓亦惟敬義夾持内外交勉俾道心常昭

人心退聽而已矣

禮記

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監察御史臣傅爲詝

真德秀曰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他內外交致其功而已故姦聲亂色不留聰明者所以養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者所以養其內也外無聲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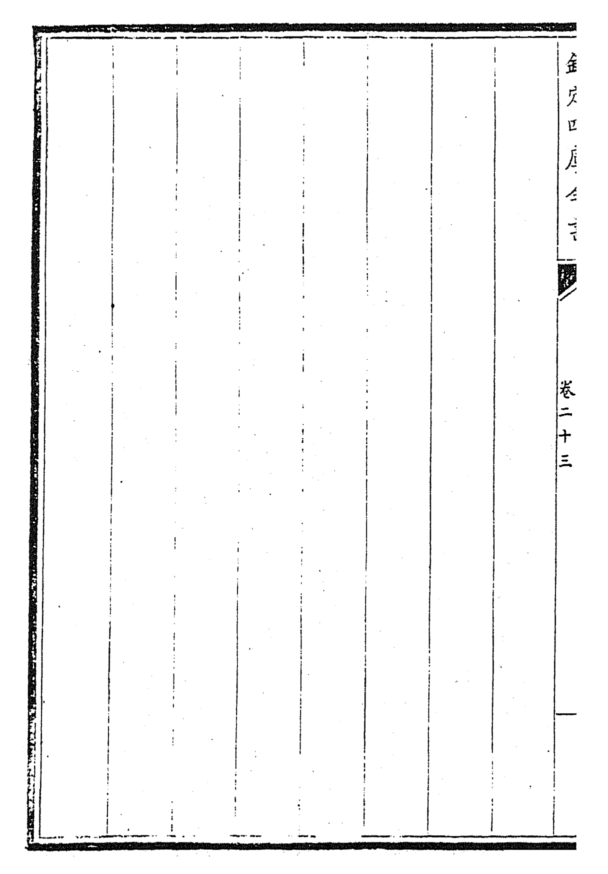
之誘則内亦正矣内無淫慝之惑則外亦正矣惰慢之氣自内出者也邪僻之氣自外入者也二者不得設於身體如是則外而耳目鼻口四肢百體内而心知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自養之功畢矣顔子四勿之功可以庶幾也

臣謹按為人君者不難於治天下而難於治一身夫人主一身耳而天下固有無窮之聲無窮之色窺其隙而投之使溺於其中而不自知且曰此固

樂也禮也而不知其為姦矣亂矣且淫矣慝矣於是乎聰日以淆明日以蔽而心日以昏心既日以昏則一身耳目鼻口即欲強為端莊勉為強固而有所不可得何也失其順故也失其正故也而達之天下者又何以時措咸宜而皆得其義乎聖王知其然也是以將制禮作樂以進天下於中和必先於一身乎慎之夫以聖人之履中蹈和也豈有姦亂之聲色得至於耳目哉然而聖人不敢恃也

苟一有聲之近於姦者色之近於亂者則必斥而去之矣豈復有淫慝之禮樂得溺其心術哉然而聖人不敢忽也苟一有樂之近於淫者禮之近於慝者則必屏而遠之矣至於惰慢邪僻之氣此皆聲色之所由乘而禮樂之所由壞也是故聖人猶必謹之使周旋動作之間有莊敬之容而無安肆之態若此則外有以修其身而耳目鼻口之小體無不恭内有以正其心而心知之大體無不敬若

是者皆天地之經而民物之則也所謂義也義之為用也順以順治已而天下之民無不順義之為體也正以正持躬而天下之事無不正豈非禮樂之原而與天地同其和節者乎雖然體有大小心者身之主也聖王先清其心以立萬化之原則耳目口體自不言而從令盖心正而身自正矣身正則天下莫不正矣


卷二十三

禮記

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絃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

右庶子臣金相

陳澔曰四時當謂不失其序也妖祥祥亦妖也大當大化之均調也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言聖

人立父子君臣之禮為三綱六紀之目也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也六紀謂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叙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也先序之以禮乃可和之以樂然後有正六律以下之事

臣謹按古今者時也盛衰者運也禮以節民性樂以和民聲則存乎聖人之德當古昔盛時草昧初開文明乍啓民生其間耕鑿之外別無嗜欲疵癧

殘疾無其人昆蟲草木無其異此葢乘天地五行最清之氣生人生物獨際其盛聖人者出恐其無別也則制為三綱六紀以教之使民明父子之親識君臣之義嚴男女之别而大經大法由此以立所謂禮以節民性也而猶恐其或即於離也則取諸六律以正之使長短輕重之無差準諸五聲以和之使清濁高下之均宜文以琴瑟則為弦長言咏嘆則為歌觸物感情見諸比興則為詩宗廟享

祀形容盛德則為頌凡此者皆所以化其心知血氣之偏消其亢戾粗厲之習使風移俗易天下和平所謂樂以和民聲也夫禮者理也樂者和也物得其理而後和不得其理則其分不安其分不安則其情不遂其情不遂則其氣不平此聖人作樂所以必俟之紀綱既正天下大定之後也故樽俎籩席者禮也而非所以為禮羽旄干戚者樂也而非所以為樂聖人德盛於中文見乎外欲民之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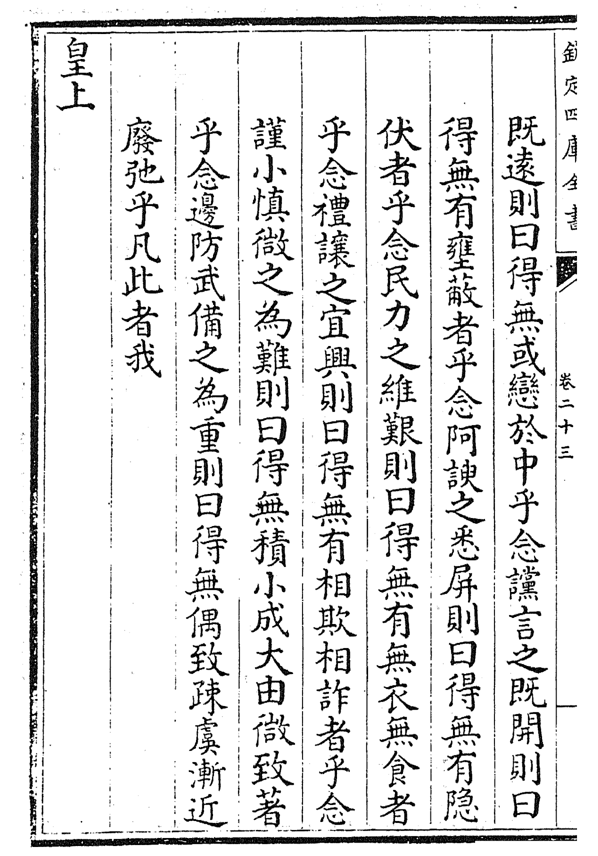
於執物也則仁敬孝慈道積厥躬而禮非虛設欲
民之血氣和平也則喜怒哀樂發皆中節而樂非
僞爲故曰德音之謂樂夫隆古之時陰陽不忒氛
祲無聞風雨時序百穀順成謂非氣運之獨盛乎
然臣愚以爲時無古今運無升降亦存乎人主之
修德而已矣昨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寧夏地動兵
房盡皆坍塌則損傷民人何可忍言我
皇上深宮修省降有

明旨

特遣大臣前往周視發帑撫恤俾無失所堯舜愛民之深憂民之切何以加兹臣聞天道有關人事災沴必無妄行堯水湯旱聖人不諱言災亦不諉諸数惟省身克巳深謀遠慮為未雨綢繆之計堯則命官咨岳憂勤見乎辭湯則六事自責剪爪為犧周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故詩人美之然則聖王非因災而始懼正因災而懼益切亦可見矣夫父

母之愛子也無不為之計長久稍有未安則殷勤告誡不遺餘力葢其愛之也深故其憂之也遠憂之也遠故其戒之也切想天父母萬物仁愛下民之心亦若是焉矣況人君固天地之宗子哉故夫日月星辰麗乎天山川草木麗乎地凡反常為怪者皆垂象示儆之意正玉成聖賢之心故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伏願我

皇上念政事之既勤則曰得無或即於懈乎念遊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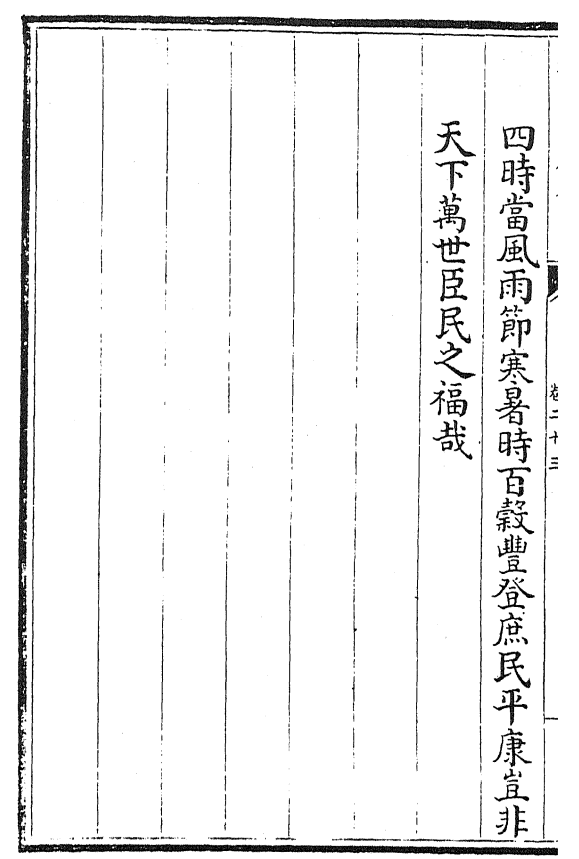


既遠則曰得無或戀於中乎念讜言之既開則曰得無有壅蔽者乎念阿諛之悉屏則曰得無有隱伏者乎念民力之維艱則曰得無有無衣無食者乎念禮讓之宜興則曰得無有相欺相詐者乎念謹小慎微之為難則曰得無積小成大由微致著乎念邊防武備之為重則曰得無偶致疎虞漸近廢弛乎凡此者我
皇上

聖修純粹

睿慮周詳業已無微不入非臣下淺見陋識所能窺然古人云非知之艱行之為艱非行之艱終之為艱則思艱圖終當有慎之又慎者焉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由此觀之修德禳災孰大於是伏願我

皇上法大舜之格天師成湯之日新至誠感召捷於影響天氣和於上地氣和於下人氣和於中五行順



四時當風雨節寒暑時百穀豐登庶民平康豈非
天下萬世臣民之福哉

禮記

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贊善臣羅源漢

臣謹按帝王挾操縱萬物之權以御天下必相天下之緩急而善其施何則萬物之氣久而易盈亦久而易耗盈則日驕耗則日促故治天下者操之太嚴則難乎為下養之太寛則難乎為上寛與嚴

相濟而張弛適中此文武之道可以治萬世而無弊今夫御者之於馬也必調其氣息均其步驟緩則磬之急則控之然後履險如平六轡有如琴之妙設使御馬者騁追風躡電之足不惜其力時加鞭策久之馬力既竭必至踣頓而不能進否則奔逸四出破輪壞轅而不可制而反其用者狃於周道罔所隄防一旦銜橛變生顛墜於不自知壓覆於不及覺此又勢所必至者治天下之道何以異

是夫人情莫不樂安逸而惡拘束古聖人慮其安逸而流於肆也故為政令以制之刑罰以威之俾凛凛然束於規矩之中而不敢縱又慮其拘束而無以自適也故飲食通其情男女順其欲俾人人有生人之樂而無自苦之心張以維弛弛以濟張有缺一而不可者嘗試綜古今得失而論之文武之治莫可尚矣迨其末天子守府綱紀廢墜遂頹弱而不可復振秦用商鞅智驅術役驟致富强始

皇承之嚴刑峻法民不堪命論者謂周失之弱秦失之強誠不誣也漢高除秦苛政約法三章文景繼之恭儉仁惠猶有三代遺風至於孝武強才遠略好大喜功卒致輪臺之悔毋乃過張之失歟而元成而下則又威福下移優柔寡斷此則過弛之明鑒也若夫唐之貞觀宋之開寶雍熙類皆因時補救寛猛酌中能措一世於太平而其後每不能無失或諉任酷吏而法外行殘或事决北司而人

主袖手或東封西祀而罔識憂勤或青苗均輸而紛紛操切伊古以來張而不弛弛而不張其弊何可勝道夫陰陽者天地之化也張弛者帝王之權也一陰一陽而歲功成一張一弛而治道著彼黄老之學高言清静申韓之學徒事刑名是文武所不能亦文武所弗為也況夫張之太過進鋭退速如強弩之末力不能穿縞其勢反歸於弛而弛之太過天下侈然自放驟起而更張之勢必如救火

揚沸非武健嚴酷不能勝此又害之相因而至者也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得斯意也可以神張弛之用可以復文武之休豈但可與之觀蜡也哉

禮記

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

檢討臣韓彥曾

臣謹按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似人與物各有其本而祖宗為父母之父母天地為祖宗之父母實則一本而非有二本也報本之大典莫大於郊社禘嘗郊以明天道父事天也社以神地道母事地也明物本乎天之義而合天施地生為一氣即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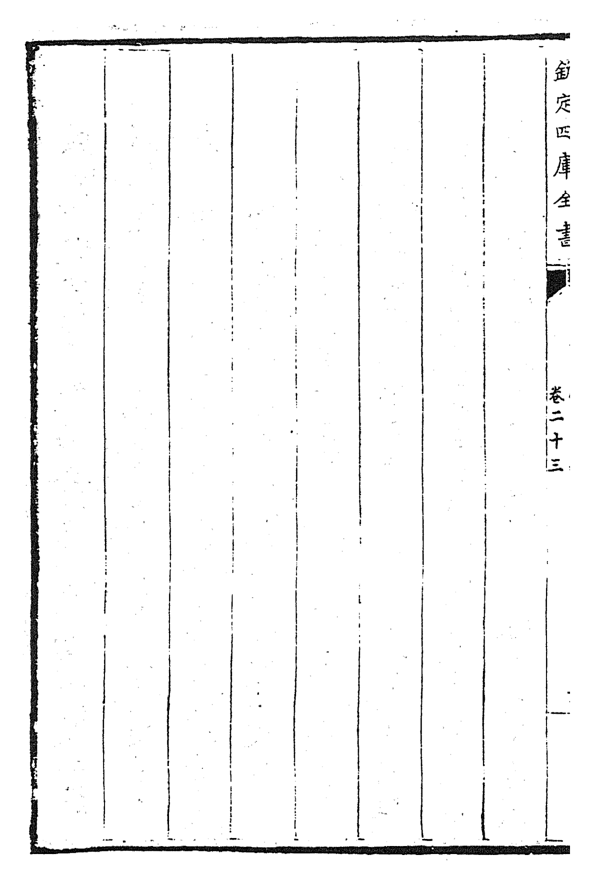
明天察地為一理此心即天地之心也五年而一
禘義率祖也四時而一嘗仁率親也明人本乎祖
之義而合祖功宗德為一脉即合尊祖敬宗為一
誠此心即祖宗之心也事天如事親求其格也事
親如事天致其尊也明人物一本之義而合饗帝
饗親為一念即合聖人孝子為一身此心即天地
祖宗合同而化之心也是以成周制禮郊祀后稷
以配天后稷遠矣配稷於郊非徒以尊后稷也以

冬至氣之始祖者人之始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文王近矣配文王於明堂非徒以親文王也以物成質於秋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也此成周之禮所以獨隆千古也唯聖人孝子以天地祖宗之心為心知吾身而上有父母焉凡弟者父母之所生也則友於凡弟即由孝於父母推之也知父母而上有祖宗焉族姓者祖宗之所生也則睦於族姓

即由孝於祖宗推之也知祖宗而上有天地焉民物者天地之所生也則仁民愛物即由孝於天地推之也上之所達愈高則下之所擴愈廣下之所擴愈廣則上之所冐愈周曾子所云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者非此之謂與若夫言行交修以守其宗廟此卿大夫之孝也忠順不失以守其祭祀此士之孝也謹身節用以養其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凡爲臣民者無

不體天子孝治天下之心為心所由海内治安民氣和樂百穀用成庶草蕃廡以臻於大順之隆也

夫



禮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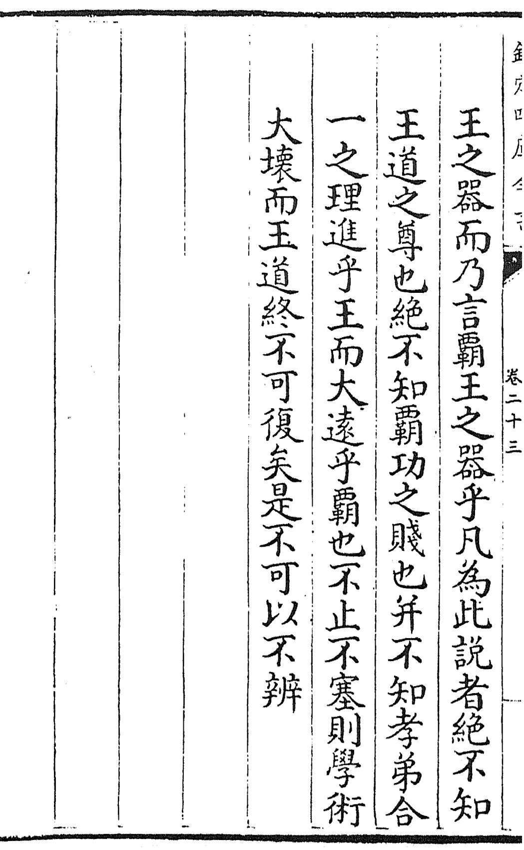
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

監察御史臣沈懋華

臣謹按孝弟一理也為孝子者必能為悌弟王霸岐途也言王道者不必言霸功何則天下之庸行莫如孝弟天下之至德亦莫如孝弟是道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於州巷放乎蒐狩修乎軍旅其事為家庭愛敬之常其功在經綸民物之大禹湯

文武之世所為聲教四訖綏靖萬邦者由此其選也舉一孝弟而王道盡此矣豈特近之云爾哉若夫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之徒則不然挾天子以令諸侯強淩弱衆暴寡名曰假仁仗義實則三王之罪人而已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管晏賤之也祭義乃曰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是欲分孝弟而二之且欲合王霸而一之也此豈孔氏之遺書也哉蓋戰國之時微言大義澌滅無聞

故縱横家言往往艷稱五霸漢儒襲其流風形諸議論遂舉王與霸而並言之耳非孔氏之遺書也表記曰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為無失經解曰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吳氏曲為之解曰伯者諸侯之長王者天子之稱與祭義所言如出一口盖幾幾乎以王霸為一矣霸王猶言侯王非五霸之霸也如是則表記曷不言義道以侯而乃言義道以霸乎經解曷不言侯



王之器而乃言霸王之器乎凡為此說者絶不知王道之尊也絶不知霸功之賤也并不知孝弟合一之理進乎王而大遠乎霸也不止不塞則學術大壞而王道終不可復矣是不可以不辨

禮記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編修臣佟保

鄭康成曰親長父兄也睦和厚也尊長出教令者

孔穎達曰此一節明愛敬之道人君欲立愛於天下從親為始言先愛親也巳先愛親人亦愛親是

教民睦也起敬於天下從長為始言先敬長也已能敬長民亦敬長是教民順也睦則恩慈故云慈睦民既慈睦各貴所有之親教以敬長民心和順不有悖逆故貴用在上之教令以此二者措置於天下無所不行

臣謹按此言愛敬二端為齊治均平之本也夫蒸民之愛敬由於秉彛然往往忘之者非天之降才爾殊也無以感發其善端鼓動其至性而已抑知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仁義宣乎德教通乎四海而

其推之也必有所自始仁始於愛親而愛其親以

及人之親故曰自親始義始於敬長而敬其長以

及人之長故曰自長始夫不乖之謂睦不悖之謂

順堯典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則教民睦者愛親

之道也孝經曰以敬事長則順則教民順者敬長

之道也愛始乎親而教其睦於天下凡有親者莫

不敦一本之恩而剝棗烹葵皆徵赤子之至慕故

曰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敬始乎長而教其順於天下凡有命焉莫不奉長上之令而修矛執戟不忘同仇之壯懐故曰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夫親親長長君子所自立而孝以事親順以聽命愛敬肇於家庭而德教加於百姓不待家喻户曉而光天之下合愛同敬故曰錯之天下無所不行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又曰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可知愛敬之理上下同心

治平之機古今合轍倡之而即應感之而隨通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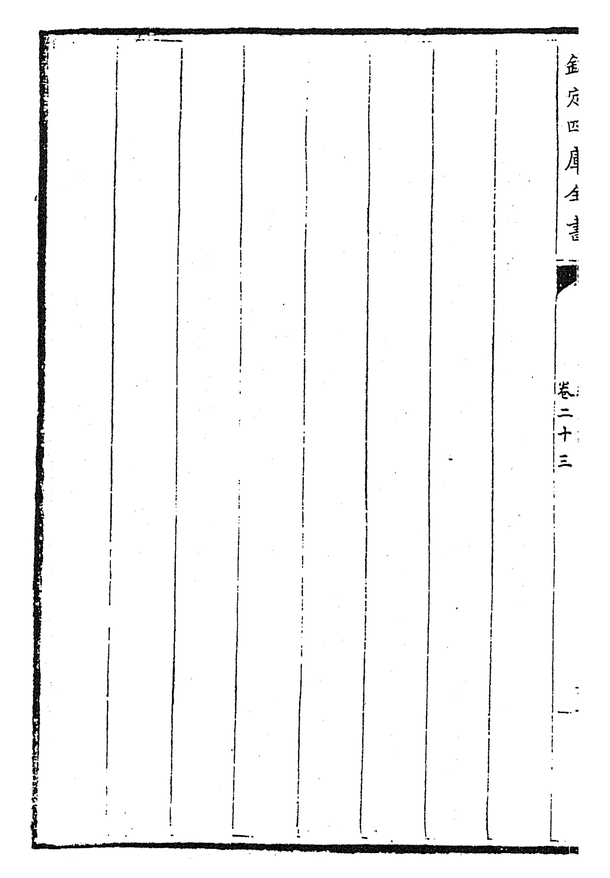
效有如此者雖然立之之道亦難言矣蓋奠其基

之謂立植其根之謂立栽培而善養之之謂立深

固而不可動揺之之謂立立而後盡其不學不慮

之良立而後廣其明天察地之用立而後見仁人

孝子保合太和之極功愛敬可易言立哉



禮記

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

給事中臣宮煥文

臣謹按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也是以君子致禮以治身而莊敬嚴威所以作天下之肅致樂以治心而易直子諒所以導天下之和然人心之仁根於内而達於外其秩然而有序者即為禮藹然而至和者即為樂是禮樂之本在於心也而禮樂之

實著於身葢不越言與行之兩端言行得其道則禮之行不僅在升降酌獻酬酢之數而樂之達亦不僅在綴兆羽籥鐘鼓之文孔子贊易於履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於豫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是禮以踐履為本樂以和樂為義其大旨也繫辭傳又言聖人之所以廣業者而曰禮卑法地朱子本義釋之云循理則禮卑如地而業廣葢人之步履未有憑虛而可以致遠者故行遠必自邇登高必

自畀中庸所言慥慥篤實與修辭立誠所以居業者同義聖人之言一以貫之而已周子易通論樂三篇而冠其首云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盖樂和民聲者也而乃自百姓太和始至太和之所以成又惟在乎聖王之正三綱而叙九疇則行出乎身而天下樂之樂之實具是矣由是觀之言即為禮而行即為樂君子之所為

明於禮樂亦明乎言行之道耳豈待講禮之數習樂之文而後謂之禮樂耶抑又推之行所以踐言也言而履之即為行行得其序而天下樂之則樂之和固由於禮之序以致之孔子曰履德之基也又云履以和行乾卦文言亦謂利物足以和義盖言而履之惇庸秩叙各得其宜則百行具備措之於身而身安施之於政而政治被之於民而民和子思所謂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

莫不悦者必自聖人之出言為經舉足為法禮與樂交至以馴致夫太和之休而聖人所以達樂之情者必本於明禮之節也若夫秉禮定樂王者所以治世之大經而易俗移風必由於是則升降之數綴兆之文又未嘗不明且備焉此所謂禮樂之全也

禮記

奉三無私以勞天下

編修臣竇光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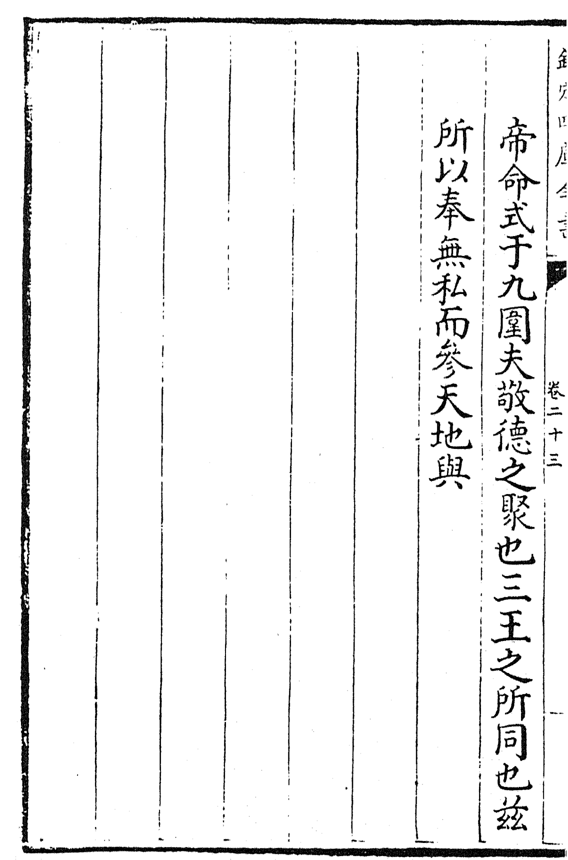
臣謹按天地者生之始也人者治之始也天地生人而人治天地故人者天地之參也然而天地無時不生而人有時不治者何也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也荀卿曰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一物一偏夫一偏之不足治萬物也審矣

故欲觀乎三王之德者無私盡之也易曰法象莫大乎天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天之為覆也地之為載也日月之為照也夫人而知之也然指一物而名之曰若為所覆所載所照不得也是之謂無私無私故物莫得而私之是以生而不謝殺而不讐也王者乘其道而兼用之故其德與之為準易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無私覆也又曰君子以厚德載物無私載也又曰大人以繼明照於四

方無私照也大造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是同運而並行也顧不曰凖而曰奉何也奉之為言猶曰夫有所受之云爾易曰後天而奉天時此之謂也然則奉之之事若何記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天地垂象聖人則之仁義禮樂刑政皆其具也王道蕩蕩無偏無黨天下會歸如影如響易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

人不誠吉無私之孚也雖然三王之所以奉之者又有本焉不求其本而逐其末未有不離而日甚者也嘗約其弊而論之曰深曰察曰惠曰猛何也上者下之儀也上易知則下親之矣上難測則下畏之矣親則從畏則遯故曰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不然則且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語曰墻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況天下之大乎故曰主好要則百事詳好詳則百事荒

不然則且舉天下而拊循之呴嘔之譬之猶泉涸而魚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也何可長也不然則且僨然要時而進事遂功而忘民譬諸琴瑟弦急而不更調誰能聽之故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又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聖王知其然也故嘗返而求其本何謂本曰敬而已矣敬則靜靜則虛虛則公公則以無私勞天下而我無事矣記言湯德之無私而引詩曰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



帝命式于九圍夫敬德之聚也三王之所同也茲所以奉無私而參天地與

禮記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監察御史臣葛德潤

臣謹按天地之間物各有理窮理乃所以為學也夫天地變化昭然示人於覆載之間人莫不見之然未能窮其理習焉不察視為陳迹其孰從而感發之夫惟熟玩衆理騐之以聞見會歸既久一旦

渙然左右逢原然後知造化之迹無非至理而發見洋溢皆其取之不盡者也盖天有四時運行於上地載神氣動作於下春秋執生殺之機冬夏極陰陽之用風雨之散潤霜露之凝結其施於庶物者無非天道至公之教也風之動蕩霆之震耀流形於下化育庶物使皆呈露發生者無非地道至公之教也夫神氣天氣也風霆天地所共有也其偏繫之地者以天降神氣而地載之風著於土雷

出於地故也至若雨露之所潤莫不物資以生而獨言風霆者以風霆無方而莫測尤為氣之神也是盖天地之貞觀隨在必察而流行變化是皆不得已而然也張子正蒙有曰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又曰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隂之濁其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朱子謂天道至教聖人

至德與孔子予欲無言天與聖人一而已矣然則聖人之修道立教可知已在易上天下澤覆履而制禮雷出地奮體豫而作樂巽風行而申命行事雷雨作而赦過宥罪皆效法天地之義也鄭太叔論禮而引子産之言畧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内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

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漢儒董仲舒亦曰明王正喜以當春正怒以當秋正樂以當夏正哀以當冬上下法此以取天之道由此觀之聖人體天地之心以為心即體天地之教以為教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均一大公

無私而已故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

禮記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

侍讀臣涂逢震

陳澔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即至誠前知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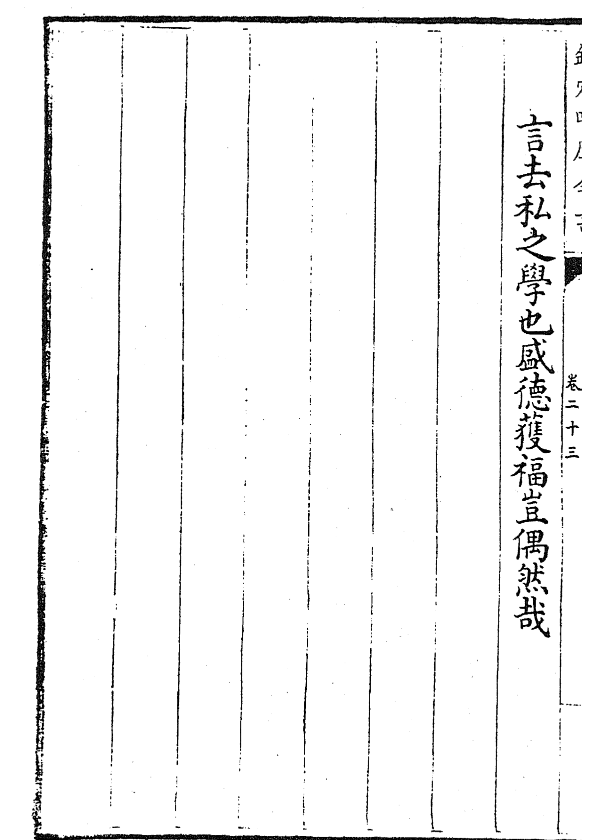
臣謹按聖人在上奉三無私以勞天下故其德與天地參此三王之所同也成周之世耿光大烈盛於文武而其清明之全體如神之妙用則有以豫於深宮齋祓之地而周於一日萬幾之中故盛德

獲福機非適逢而事非強致孔子所為深溯本原以明奉若之實也夫人主以一身立於億兆臣民之上宗廟之所式憑社稷之所依賴公孤卿尹百司庶職用人必當其才禮樂兵刑工虞水火立政必合其宜近而侯甸遠而要荒有易匿之情形散如星棊異如箕畢有難齊之好惡此孰非環向交至以待理於一人者而九重之上凝旒黈纊以塞聰明警蹕傳呼以慎舉動雖憂勤惕厲夙夜不遑

而有意以迎之則隣於逆億無心以置之又懼其廢弛此從心之所以難先覺之所為貴也非有如神之氣志何以物來順應時措咸宜哉雖然天無所不覆非有心於覆也地無所不載非有心於載也日月無所不照非有心於照也其無心者其無私者也是故皇極之施神其變化而王心之一約於清明人主之德侔天地明並日月者亦本之以無私而已矣聖人無欲無欲則靜靜則清聖人無

偏無偏則正正則明清則澹泊無為萬物不得乘之以喜怒而淆之者息明則條理畢照萬物不得引之以好惡而蔽之者消是故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其静也一物不有而萬化之穽已立於不見不言之先其動也因物付物而研幾之哲適如其何思何慮之天葢無私則理全理全則以身遇物皆以理遇理故往可數來可知邇不泄遠不忘萬物之命百世之福胥於是乎基

之夫天道無心而成化而萬物之氣無不和萬物之志無不遂聖人有心而無為而順天地之氣以布理繼天地之志以達化要其清明之體一故其如神之用亦一也由是觀之有無私之德必有去私之學古先哲王明德懐矣不輟緝熙聰明亶矣不忘執競則質任自然之説固非聖王之所敢出也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通書曰誠精故明言無私之德也商書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言去私之學也盛德獲福豈偶然哉

禮記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

監察御史臣劉方藹

陳澔曰上酌民言謂人君將施政教必斟酌參挹乎輿論之可否如此則政教所加民尊戴之如天所降下者矣

臣謹按君者民之天也言者民之心也民心各有其天君惟務洽其心君之所以天乎民者必從其

言入民之所以天乎君者以所施而見夫以天下之民之言之紛然歧出何由悉達於上而從而酌之古聖君明目達聰好問好察有納言之官有采風之史有庶人傳語之典誠以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是以博采民言無遠弗屆無微不彰舉民所慮之於心宣之於口者酌之理以求其當酌之情以求其平酌之時以求其宜酌之勢以求其順善則行之敗則備之行而弊者變通

之行而漏者補苴之由其言以考其俗與心浮者
黜之奢者節之薄者革之頹者振之朴者文之淑
者旌之而且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朝廷之上四海之遥言以施而上施以言而下合
億兆人之隱微幽獨曲陳於天子耳目之中而一
一如其心之所慮口之所言為之權衡斟酌以納
之於生成教育而無一夫之不獲則是君之體民
一天之體物春夏秋冬之不忒其候雨暘寒燠之

必順其時曲成不遺而覆幬無私也亦不過如是焉耳是以禮以型民則曰天秩爵以勸民則曰天命刑以威民則曰天討事以治民則曰天功天以生生為其心君以好生為其德政事以生其身家教化以生其性命亦如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故民以君之施為天之施天下無非戴天之民即無非戴君如天之民也而上之所以得此於民者惟在酌民言民言之不可忽也如此夫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六百 集部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四

禮記

編修臣龔學海

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

方慤曰莊敬日強者進於勤也安肆日偷者薄於怠也

周諝曰莊敬日強可以言君子安肆日偷亦言君

子者謂雖爲君子果莊敬則日入於强或安肆則日入於偷

臣謹按君子爲學必期於進德而非主之以敬則泛泛爲功亦無實地可據故此二語切指敬肆得失之機以明其要也日强日偷俱主心志而言心之果確奮發處便爲强心之牽制陷溺處便爲偷二者相爲倚伏如水火然此盛則彼衰也蓋莊者所以持身也敬者所以養心也身心異用似有各

致之功然敬為德之聚可以合内外徹上下故天下未有敬而不形為莊者威儀丕著聿昭其定命之符寅畏時深早裕乎作肅之本如是則制外以養中因志以帥氣尊所聞而高明行所知而光大由希賢希聖以達於天無悠忽之情而有遜敏之效也此而欲其不日强也得乎至於惰慢之氣設於身體而毫不知檢是之謂安天下亦未有安而不出於肆者鑑本朗也翳之則昏玉本潔也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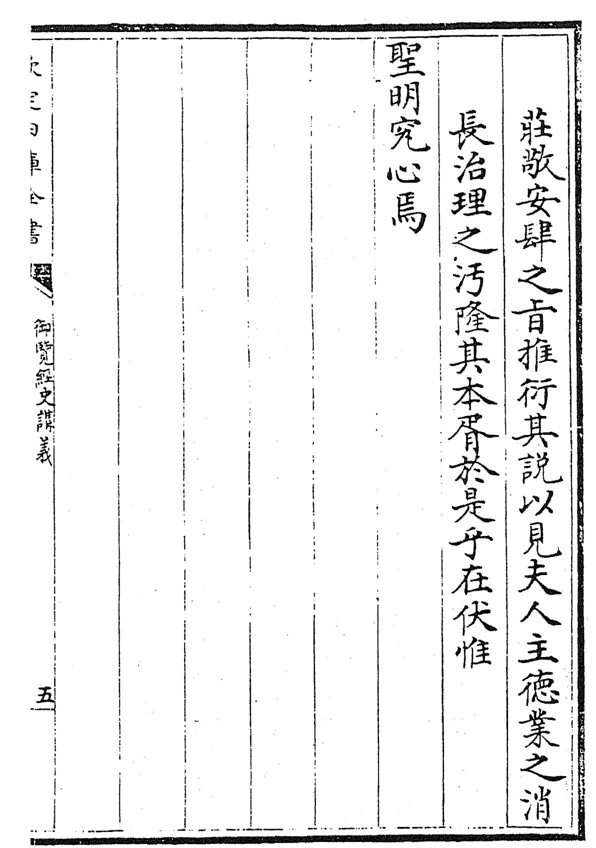
則汚以有用之心置諸無用之地則茫眛之衆錮而不開嗜欲攻取之端必且環伺其有瑕可指之隙而迭起以為擾銜轡跡而氣之決驟濫於奔駟限防失而情之横放甚於潰川勢固然矣世之人徒以為安肆便已而不知其旣嘗此味則相煽相引寖深寖溺志氣之浮靡神思之流蕩有潛滋暗長而不覺者或者欲去其偷而不悟乎所以莊敬而日強之道乃妄從事於孳踞曲拳正坐拱默之

類遂謂可以息朋從之擾而安一心之宅也譬之
履彼周行而故歧其徑以窘步誤不已甚哉臣嘗
伏而思之天人有互勝之形善惡無中立之界雖
為君子果莊敬則强或安肆則偷誠有如周謂所
云者然臣以為不獨君子之進德然也人主之澡
身浴德必先有其綱維之具而後能握乎宰制之
原朱子曰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
說堯之德欽是第一箇字欽即敬也而所謂允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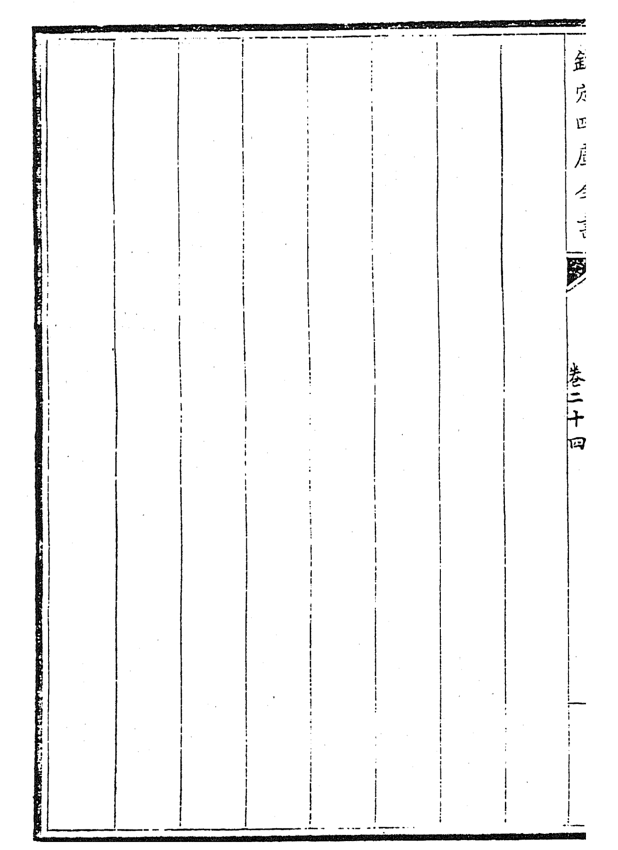
者非莊而何元德如舜豈復有當戒之事而當日一廷之上有慮其或即於安者益之戒怠荒臯之戒逸欲是也有慮其或入於肆者禹之戒傲虐是也可見人心惟危自昔所畏雖上聖不敢忘操存之功大臣不敢廢箴儆之益豈非以有強而無偷乃君德之克明耶臣愚謂欲崇莊敬在守之以恒而欲杜安肆當防之於漸人主斧藻深宮而有上顧天命下畏民嵒之思則必整肅其容體齊戒其

神明以主於一而不踰其閑又況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悉倣古人所以警心之具而動息皆有所養馬將見清明在躬而盛德大業之惓惓馳騖乎帝王而莫之能禦所謂進於勤而恒久不已也至若安肆之漸固貴乎始有以防之涓涓之滴流為江河合抱之木生於萌蘖況乎人主一心而誘之者甚衆惟預察其端而嚴為屏之匪第姦聲淫色珍貨美利之雜陳而毋攖其慮

也宫庭屋漏之中皆體程子防欲未萌之言而滌其原彌其隙一念之微方且乾乾夕惕之不遑又何至薄於怠而燕嬉娱樂之是務哉夫強與偷判於俄頃而必係之以日者臣聞惟日周天惟聖憲天聖敬日躋而有進進無已之意緝熙光明而有亹亹無窮之功此湯文之所以聖而益聖也使非法天行之健而漸染人欲浸淫之久天理泯亡不日進則日退焉而已可不慎與臣智識迂疎敢就



莊敬安肆之旨推衍其說以見夫人主德業之消長治理之汚隆其本胥於是乎在伏惟聖明究心焉



禮記

君子莊敬日強

監察御史臣孫宗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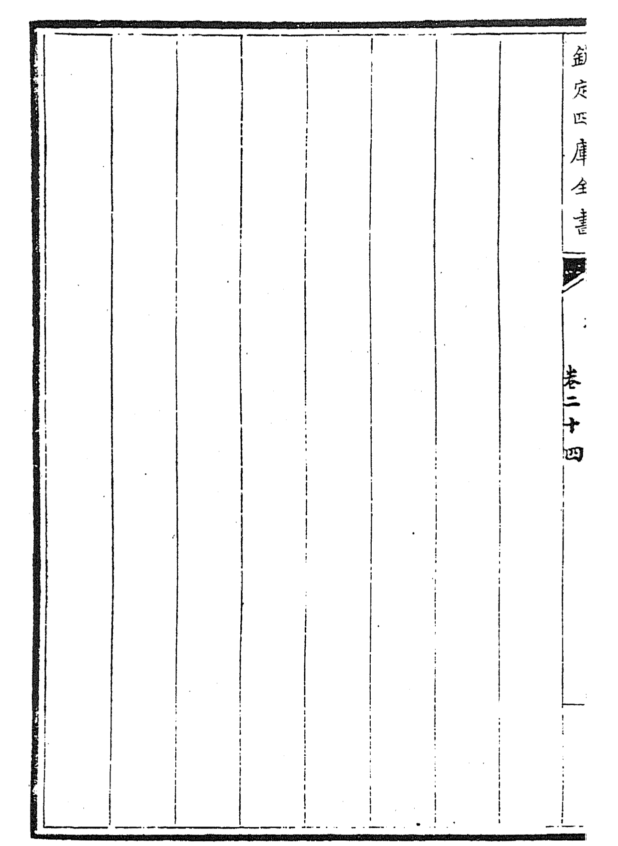
臣謹按易象傳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蓋人君繼天以出治必當體天以立極天之為道也寒暑晝夜未嘗有一息之或停故其體常健人君之法天也動靜云為不可有一端之少懈故其用宜強強者非猝致之效蓋有積漸之功亦非自然而

能之有存乎強勉者焉要使存諸心而措諸躬者皆能合乎天德之剛以肖乎天行之健是非莊敬不為功今夫吾身進德之始要不可無嚴憚之意以攝之故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其何以能強立而不返乎况夫身之所接尤有易即於偷者姦聲亂色所以眩其耳目者有之紛華靡麗所以惑其心志者有之宴安耽樂所以惰其四肢者有之日用周旋之地稍有未檢則精明

強固之意少而頽惰委靡之氣生欲其德之日起而大有功也不綦難哉然而君子之所謂莊敬者又非僅致飾於外以從事乎觀瞻之末也夫人君一身百官象之萬民仰之左右近習從而窺伺之原自有不容不致謹者特以為見聞之所屬而始矯而持焉則其所操者亦已踈矣惟君子不徒慎乎班朝蒞官之時而獨嚴於爾室屋漏之地是故戲豫之念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情不形乎動静其

心之凛凛乎不敢自暇逸者殆無一息之間斷也由是精神以振刷而益生願力以操持而愈固要使吾心中無刻而非天命之流行則道心為主人心從而退聽所謂中立而不倚者此也斯真强也蓋根心生色而自然睟面盎背者成徳之驗也制外養中而後能順正行義者進徳之漸也惟莊敬也歷久而不衰則其强也亦日新而不已方其始也舉措動作若以為拘苦而難安久之習與性成

漸近自然轉以忘乎服習之勞而形其從容之樂此所以厥德修罔覺與且即其義思之莊敬則操履不違守乎禮矣日强則戰勝有權近乎仁矣君子之道日進无疆本直内方外之功以克盡己私純乎天理即以協剛健中正之德而無難是故日强之學即法天之學也



禮記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

給事中臣劉方藹

程子曰君子之事君也盡其誠以感發其志而已古人事君克行其道者以己誠上達而其君信之之篤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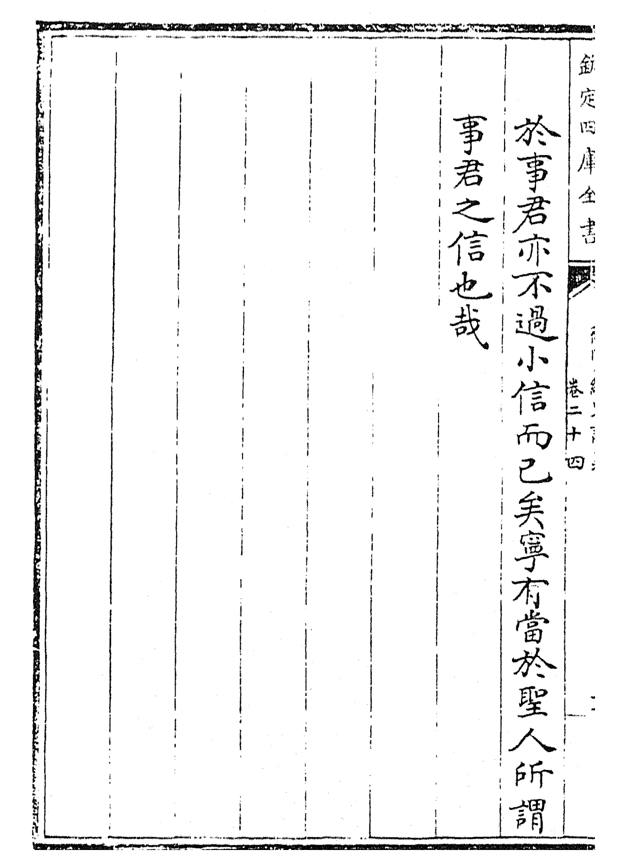
朱子曰今之仕宦不能盡心盡職者是無那先其事而後其食底心

臣謹按舜典稱敷奏以言明試以功禹曰敷納以言明庶以功又曰乃言底可績説命曰説乃言惟服禮曰以德進以事舉以言揚漢取士以策唐以詩賦宋元以策論明則兼而用之是唐虞三代以來凡以父母之身出而事君無有不以其言為先資者顧先之以其言而實其言則以其身舉其言與其身而一之則以其信信也者出之性命成之學問天地鬼神以矢其心日星河嶽以昌其氣篤

棐篤弼以盡其才敬事敬官以既其用者也盖君之所取於臣者以言為端而難必其信於言以身為質而難必其信於身是君能用其言而不可得而用其出言之心君能用其身而不可得而用其致身之心若始之不子其心於先資繼之不子其心於拜獻而其言安得不虛而其身安得不偽即僥倖而不至以虚且偽者敗而其隱微不信之心君且以天地容之而卒不能逃天下後世之誅要

之成信者非為君之見信而然也先資不信自欺其言拜獻不信自欺其身欺其言與身即負莫大之罪於臣子而又何能誠動而取信於君君而不知其自欺而優禮之適以優禮者增益其罪君而深知其自欺而曲全之更以曲全者戮辱其心斯尚可以靦顔事君乎且信成於事君之後要必立於事君之前信立而言不背虛始能立言信立而身不背偽始能立身然後以其言為事君之先資

則信成於言以其身爲事君之拜獻則信成於身以其信爲事君之所以成始而成終方可稱其言爲誠然先資稱其身爲誠然拜自獻也古大臣如皐夔稷契與伊尹之咸有一德傅說之啓心沃心周公之作周孚先諸葛亮之鞠躬盡瘁以及唐陸贄宋范仲淹司馬光李綱之屬咸能以先資拜獻成其信於自者也否則小廉曲謹不知靖獻之大猷不達爲政之大體不明忠君之大義雖成其信



於事君亦不過小信而已矣寧有當於聖人所謂事君之信也哉

禮記

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

監察御史臣鄒一桂

鄭康成以利為君之祿賞大利小利即下文所云大祿小祿呂大臨則以為利非利己之利利及天下澤及萬世大利也進一介之善治一官之事小利也諫行言聽利斯從之矣如謂言之入而遂望其祿賞則主於為利而已小人之道非所以事君

也

臣謹按此節利字乃義之利也義大則其利自大義小則其利自小望合君民朝野而言以為人臣望祿則非進言之道矣呂說極明盖政無大小其因革創建皆有一定之是非即有量時度地隨機變通者一衷於天理人情之至當方為無憾為臣者自宜虛衷度務精白一心為靖獻之地不宜預設成心曲為趨避以為希榮藉寵之計也近見内

外臣工遇有陳奏事件必窺探意指揣度局勢惟恐不合時宜有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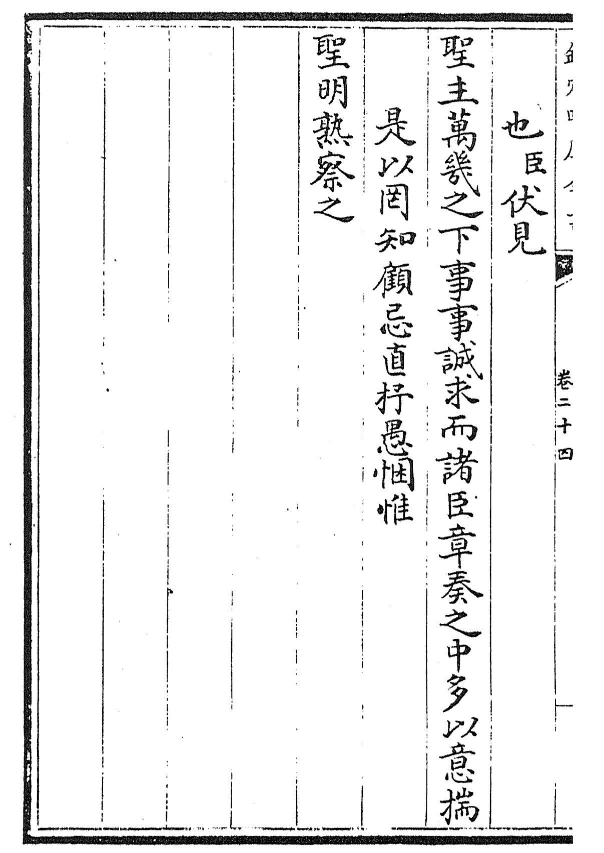
聖意即當請者緩置勿請當行者議格不行此皆利害之私蔑其是非之公身家重而君國輕也天下是非所在局外者易知當局者亦未嘗不喻特轉念起而趨避隨之即不至以非為是以是為非而規模彷彿迎合希冀之心即不可以對君父況揣摩得當者言或可行而心實不可問揣摩不當者竟

以必不可行之事為有合時局妄為陳奏此則趨避之中又有明昧之不同要皆非以誠事君者也夫公私義利之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儒者讀書辨志時即當講之於素彼揣摩之人借急公之義以求遂其貪利之私自謂識時之豪傑而不知已歸於徇諛之小人則皆望利之一念基之也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言其無所為於前無所望於後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是行義而

為責效之心且不可況求利乎臣請

皇上嚴飭内外臣工凡有敷陳必洗心滌慮屏除舊習各矢精白之心共効公忠之誼則是非出而從違可定忠藎竭而謀猷可嘉且於

睿覽之下見其事出己見毫無依傍者歟雖言之未當亦其識有不足而此心無他棄其言而取其心可也見其所言之事有所規為摹倣是則巧於觀望有意逢迎者雖言之可採亦取其言而誅其心可



也臣伏見

聖主萬幾之下事事誠求而諸臣章奏之中多以意揣

是以因知顧忌直抒愚悃惟

聖明熟察之

禮記

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監察御史臣張渭

嚴陵方逢辰曰守和者過於和則流而為同不及於和則乖而為異故在於能守守則適中而無過與不及之患矣

臣謹按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四方者君之事也而輔理承化共襄至治則

羣臣與有責焉易稱上下交而其志同書稱愼厥身脩思永而即繼之以庶明勵翼可知有克艱之臣斯有克艱之后惟聚精會神兩相得而益章也何則君天道也臣地道也欲與天地同和必君臣咸有一德而同本於寅協本於恭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若八音之克諧若五味之相濟此守和之說也百官承式固在乎君之率作興事然曰宣曰嚴亦厚望諸浚明有家亮采有邦者故曰百僚師師

百工惟時由大法而致小廉則百官之正非宰正之而誰屬哉至於四方去朝廷遠矣人君不下堂階而周知閭閻之疾苦雖在遐荒亦如几席之近此非有為之達下情者則君門萬里幾何其不壅於聞也昔舜之告禹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時乃之休洵乎慮四方者之惟大臣是賴矣竊嘗綜而論之邇臣入參密勿非疎遠之倫和在獻可替否豈迎合之謂思古建官曰三公公則無私矣

曰三孤孤則無朋矣故出一言也但求其理之是而不存偏黨之衷行一事也務酌乎時之宜而絶去畛域之見禹臯伊傅渺不可追若漢之丙魏唐之房杜宋之韓范諸公同心輔政而議論有時各出不得謂之非守和者水火不相入而相資琴瑟不一音而同調晏子和同之喻固已辯之熟矣進退百官非臣下所得操其柄顧激濁揚清引善良抑僥倖要於當國者示之表馬曠觀前史宰臣以

合意者為賢即以異己者為不肖以姑息為安則忠言沮以避謗為智則直道廢一君子用則衆君子集一小人用而衆小人從所謂臬正則影正臬不正則影斜百官之係乎宰不誠重哉四方之水旱盜賊其發於有形者易察其隱於無形者難知大臣徒潤色太平可使有形常若無形大臣顧綢繆未雨可使無形常若有形蓋安不忘危備則無患制治保邦之要惟大臣之能先慮者得之是則

為邇臣為宰為大臣其所居之地位職業或不同其與人君共有天下國家之事則一也若而臣者必其誠意之學先積諸隱微匪躬之節時矢諸靖獻而又名不必自己出功不必自己成夫然後謨明弼諧可以為百官之總可以為四方之綱而太和之氣亦遂盈滋於宇宙之間矣故劉更生有言曰衆臣和於朝萬物和於野若是乎百官四方之各得其理其皆自守和始哉

禮記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編修臣蔡新

臣謹按樂記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是易簡者禮樂之端而禮樂者刑罰之本也易繫傳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天地惟易簡故五行之吏四時之官各司其職而寒暑晝夜長養收藏視此矣聖人惟易簡故命官分職選賢

授能各舉其事而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視此矣此政簡刑清治道之所以隆也後世人不足而問之法法不足而濟以刑上疑下之難知而故為不測以神其術多為防閑以定其志下疑上之難事而爭為揣摹以迎其機巧為隱避以逃其罪其始也起於上下之相遁其究也必至上下之相蒙易事易知兩無當矣夫法制禁令聖王之所不廢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然要皆以人用法非以法用人

也以法用人毋論法未必盡行即使令行禁止而商鞅終不可以治秦毋論法未必有合即使引經據古而王安石終不足以治宋無他弊常生於所防之外而情每抑於用法之中也昔汲黯奉使以便宜持節發河南粟賑貧民寇準欲擢指揮使吏以例籍進準曰用牙官尚須檢例安用我輩下不以此自疑上不以此為罪誠有得於易事易知之意者也若必胥天下而納之於科條律例之中則

燮理鈞衡之職掌幾何不等於吏胥而學士大夫之繩束亦將自同於輿隸政體有虧而廉隅日頽正蘇洵所謂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國不足以為國者也是以人主於此章好慎惡信賞必罰使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盖汲汲於辨人材而不汲汲於講法令是緇衣命篇之意也夫

禮記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監察御史臣熊學鵬

臣謹按君民感應之機上下從違之故而知人言為君之難固若是其深可畏也從來人君代天子民未有不欲禁姦止邪而或姦邪之風日熾未有

不欲興仁講讓而或仁讓之俗不聞者此豈無令以防民哉要之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夫民之與君分誼雖有崇卑而此身此心所賦於天之正理則一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堯舜之道不外孝弟以其理根於至性所以上行下效捷於影響間有資禀氣質之不齊於是有教以一之教之所不及又有刑以輔之教與刑皆令也而端教與刑之本者則必先於上之好

惡謹其幾而正其始然後令行禁止民自必信而必從若夫不善之應其驗既神其弊更甚上心稍自縱逸則下羣習於宴安上心稍務侈靡則下競尚夫淫巧上之好惡發端甚渺而一念之所昭下即有以知其意指而私相則傚所以易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詩曰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即唐太宗亦曰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可見君為民表平天

下之君子當有正心誠意之學以先慎其好惡矣顧慎之一字在上為更難爾好惡無定則天下莫知適從好惡易窺又姦人得以傅會况位當乎九五身處乎至尊紛華靡麗雜陳於前生殺予奪悉操於手左右前後之人畏其威權而望其寵任希旨順意者多犯顏敢諫者少苟無一定之學識以處之則雖不好聲色而無往不可為聲色所侵雖不好貨利而無往不可為貨利所引昔唐開元之

治鮮克有終而千古傳為鑒戒可不慎哉為人君者誠知此心之好惡所繫於生民者甚重兢兢焉省察必嚴而克治必謹遜志時敏懋勤夙夜之脩舍己從人廣集忠讜之益宦官宮妾之巧偽必杜其微閭閻婦子之艱難常思其狀主敬以立體內有以清好惡之源隨時而處中外有以善好惡之用將見表正於上徯應於下君建極而民歸極使人日從善遠罪而不自知熙熙然化行俗美天下

共臻一道同風之盛矣

禮記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

編修臣張爲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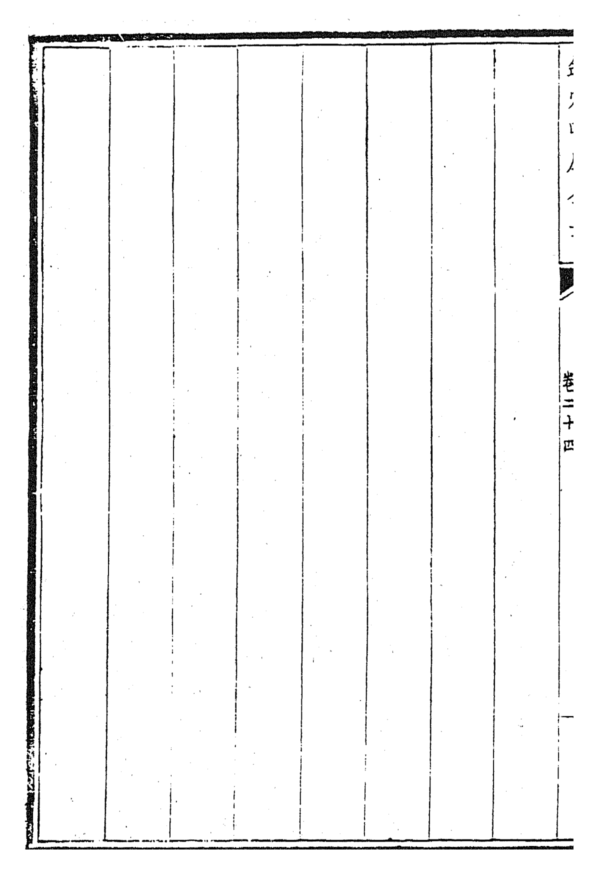
元陳澔曰章志者明吾好惡之所在也貞教者身率以正也所志所教莫非尊仁之事以此爲愛民之道是以民皆感其子愛之心致力於行己之善而悅其上如子從父母之命也

臣謹按人君繼天出治宜無不以體仁長人爲任者而天下歸仁之效不能多覯何也蓋以仁爲志而志有未光以仁爲教而教有未孚則好仁而不篤與不好等故禮經言長民者必章志貞教以尊仁斯爲能好仁者也蓋天下之趨向常視乎一人之意旨苟爲人上者其好惡稍徇一己之私而於仁民之心有未盡則天下之人皆將窺其隱而投其隙是以古之聖王勅天之命惟時惟幾罔違道

以千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要使朝廷之心實可曉然共白於天下斯大小臣工其承流而布化者自趨赴而恐後所謂表正則影端源清則流潔此自然之理也若夫條教號令則人君馭世之大權寄焉所謂貞教者固不僅身率以正而已其在易曰重巽以申命蓋言教人之道必丁寧反覆當詳審於未命之先尤當力持於既命之後審之詳則其教也正持之力則其教也固能正而

固斯足盡貞敎之義也苟其始或失於詳愼輕爲
布告逮既行之後設有牽制格礙而不可卒行則
是詔令所及特爲具文有其言而無其事有其事
而無其效將仁心仁政何由翔洽於宇内哉故商
書仲虺之誥曰克寛克仁彰信兆民言章志也大
雅抑之篇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言貞敎也卽漢
儒董仲舒之言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
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賈誼之言曰先王

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皆可與章志貞教之義相發明蓋必如是以尊仁而後可謂之好仁必如是以好仁而後民乃行已以悅其上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治天下可運諸掌者此之謂也



禮記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

修撰臣莊有恭

陳澔曰君之待臣表裏如一故曰可望而知臣之事君一由忠誠其職業皆可稱述而記志此所以上下之間不疑不惑也

臣謹按君臣會合雖有上下之殊而於天下國家

則均有難弛之責故必其心皆可以共見而後能追其盛於泰交臣觀上古之世君無不吐之腹心臣無不披之肝膽九重之上正心誠意以端其本敬天勤民以規其大舉凡刑賞黜陟喜怒威福皆合於天理之公人情之正故為之臣者亦莫不精白自矢靖共為懷三公則論道經邦三孤則貳公宏化六卿則分職率屬以倡九牧而阜成兆民夫如是故事無不立而功無不成也降及季世猜疑

忌刻不合不公其君既以不明而好察不信而好疑者生逆億詐偽之心其臣亦以相遁於文法相高以機巧者為苟且僥倖之計臣罪固無可逭矣抑君實有以階之故君之與臣有各盡之道焉亦有交勉之誼焉何謂各盡之道君人者堂廉高遠尊嚴若神每易啟人之疑畏苟非誠意洞達宮府俱為一體內外罔或異心則稍有瞻望顧惜者亦孰肯以輕嘗而輒試昔唐太宗有言朕以至誠治

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御其臣下者常竊聦之宋太祖坐寢殿令洞開重門皆端直軒豁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是二君者皆開創英明其行事雖未能盡醇而無疵然味其言則於可望而知之義得矣至於人臣食君之祿當思致己之身天下原無分外之事亦原無可自信之功雖定大策決大疑奠饑溺之衆維社稷之安議者以為勲振天壤烈光前哲而純臣用心

猶恐託付不效職守多虧有負聖明而傷高厚即

或天心未諒臣志未明而鞠躬盡瘁罔敢寧居者

誠以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人子不以父母之

不我愛而懈其孝思則人臣亦豈以君心之不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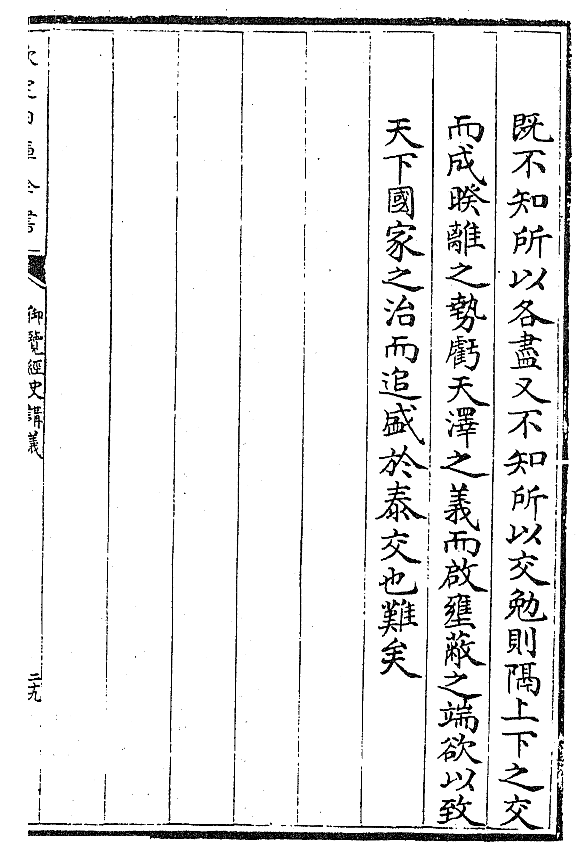
屬而隳其官守昔太宗欲魏徵存形迹之見而徵

不奉詔仁宗賞富弼救河朔之災而弼不拜爵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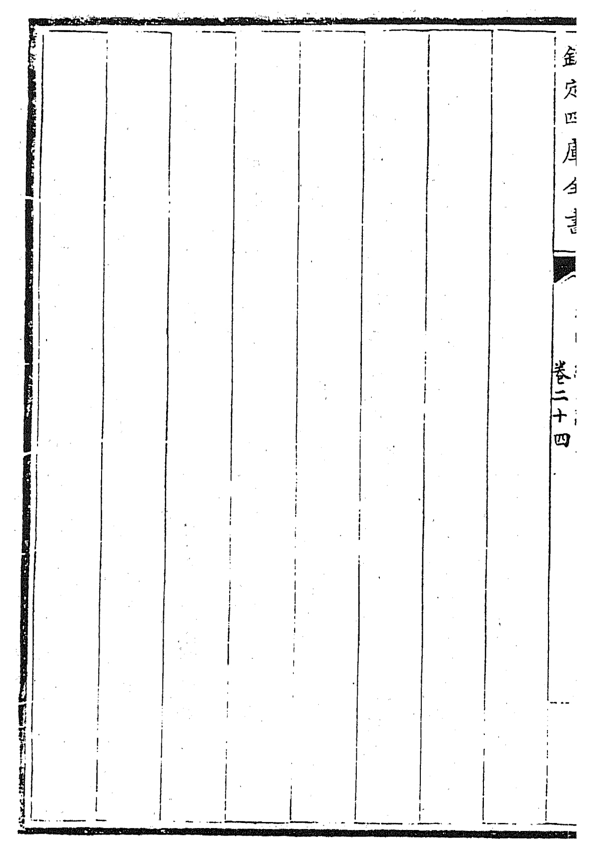
臣能常存是心庶知所以自勵而有可述而志者

矣臣故曰貴有各盡之道也何謂交勉之誼易曰

孚于嘉吉書曰咸有一德言君臣之相得葢如此其至也舜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臯陶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君臣之交相責難又如此其切也夫惟君以無黨無偏者示其臣以天懷之坦臣以為德為民者報其君以忠藎之誠上下不相蒙而艱難共濟身心可大白而攜貳潛消即有時可否未協而獻可以去否替否以成可要皆有固結不可解之情以維繫其間斯無負於交勉之誼矣不然



既不知所以各盡又不知所以交勉則隔上下之交而成睽離之勢虧天澤之義而啟壅蔽之端欲以致天下國家之治而追盛於泰交也難矣



禮記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給事中臣馬宏琦

臣謹按治天下之大柄賞罰二者而已賞不當善雖賞不勸罰不當罪雖罰不懲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言人君之賞罰必本乎天也而天之視聽寄於民夫民有善無

惡者其性也好善惡惡者其情也今將使天下之大萬民之衆善無不章惡無不癉誠有所甚難而但使見一善從而奬勵之又從而股肱耳目之見一惡從而教誡之又從而放流誅殛之章在善而人知善之當為癉在惡而人知惡之當遠準立於上教宏於下移風易俗不亦可乎或者謂善善長而惡惡短章善盛德事也癉惡毋乃尚刑威而傷於厚乎非也蓋天以陽生必以陰成王者以仁育

必以義正張子曰察惡未盡雖善必麤又曰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故夫章善而人皆勸善是示天下以為善之路者也厚也癉惡而人皆創惡是示天下以遠惡之途者也亦厚也故曰刑賞皆忠厚之至也雖然人君莫不操章癉之權而往往苦善惡之不分禹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程子曰聖人之心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由斯

言之非果能窮理以精其識好問以去其壅固無以別其孰為善孰為惡而之其所親愛而辟之其所賤惡而辟心有偏着好惡已乖是以大明黜陟使天下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人君鼓舞一世之大權也而其實必以正心脩身為本

禮記
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

監察御史臣張湄

臣謹按民之於上也不從其令而從其所好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故維風敦俗濟世安民之主在上必謹其所好惡以立之表使天下曉然知吾意之所存則固有當務之急焉易曰天地節而四時

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禮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君民者誠欲化民俗而防民淫舍節儉何以哉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長人力之所産其生之者有限而日用之耗之者無窮一飲食衣服之微而布帛之與錦綺蔬糲之與肥甘其相去不啻數什伯千萬也苟無限制又何所不至哉彼富貴之家資蓄饒裕既恣為夸靡輾轉效法而貧賤之子亦不自揣量勉相比儗罄家塗飾祈免詬恥由是資財

外耗藏蓄内空富者貧貧者竊矯虔爭奪之風日競而貪殘悖逆之禍益繁皆由風俗之侈靡有以使之然也昔賈誼有言黼繡偏諸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未之有也自漢代以來世之衣錦曳綺冠貂衣䑋者横塞道路王侯士大夫與工賈優隸淆然莫辨其冒上無等又豈特長沙云爾哉若是者何也蓋開創之君艱苦備嘗民

情洞悉故能鑒衰世之流弊而力以挽回使頹風一返於淳古若繼世而後承平日久忘其祖宗創造之艱窮奢極麗狹陋前規一時左右大小臣工遂爭為豪華炫耀以應之加以婦寺之忠别無所効惟知順導其君之欲凡所為悦耳目娛心志者莫不畢力遠致以求寵於一人則好尚既乖趨舍益下貨賂公行貪墨滋熾維彼小民復何所取法而知謹身節用以自免於罪戾乎史稱漢文躬行

節儉身衣皂綈後宮不曳羅綺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嘗欲築露臺以費中人十家之産而止故在位二十餘年盡蠲民租而太府之錢貫朽而不可較太倉之粟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唐太宗謂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剝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朕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又嘗曰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故貞觀之治得以媲美成康而中外乂安比年豐稔率由於此且非獨君為

然也楊綰清簡儉素及命為相制甫下郭子儀輙為減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寛第舍宏侈亟毀之所謂示民不佻是則是傚者詎不信乎人主苟體漢帝唐宗之行事以觀感於上而在廷之臣又有楊綰之清操以風勵於下然後為之辨上下定尊卑別貴賤使服飾有常宴饗有節居處有度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制凡一切淫聲艶色珍禽異獸彫鏤纂組

金玉錦繡之具悉為嚴除而厲禁之庶幾民志不偷而晚近浮靡之風可以一變臣聞漢章帝時馬廖上疏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由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又第五倫言於章帝曰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由此觀之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人主一身

實為風化之本原而京師者又風化始出之地也君誠能正身脩德崇尚節儉為天下先自一人之起居服食以及左右妃嬪之屬宗室貴戚之儔皆恪守高曾之矩矱百官而下復何敢有縱欲敗度怙侈滅義以自戾於先王之教者乎如是則小民之力作不耗於無益將天下之財用自積於有餘衣食漸足禮義可興躋薄俗於醇良化囂風於朴茂其斯為興致隆平之先務而萬世不敝之永圖

也歟

禮記

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

侍講學士臣蔣溥

馬晞孟曰心者體之主而體則從心者也故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也君者民之心而民則從君者也故君好之民必欲之也

臣謹按天君泰然而百體從令者此心所以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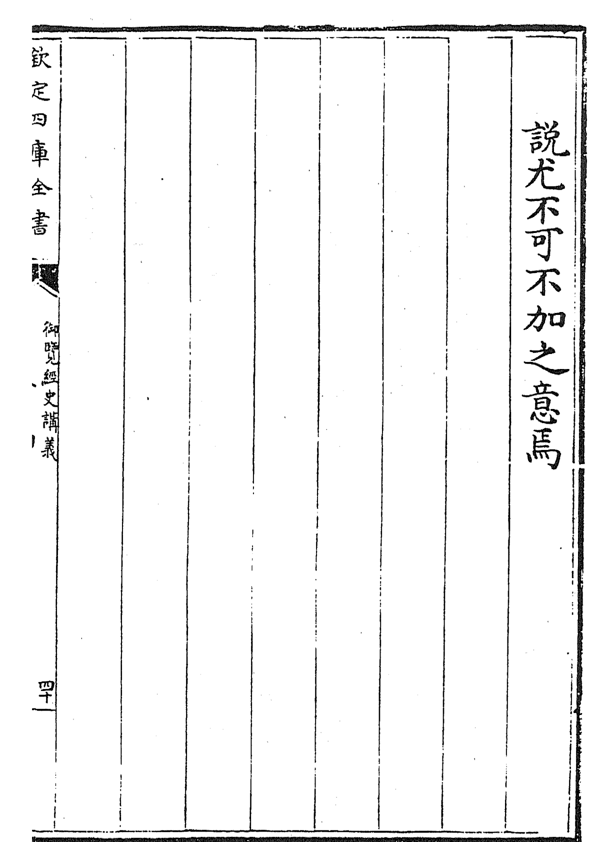
身之主也惟皇建極而萬邦表正者大君所以為兆民之主也人之一身五官役於物百體効其能亦紛然而莫定矣要惟虛靈之地隱然為之主宰則四肢百骸確然有所秉受而出於不容已動於不自知無他氣相感天相喻也人君位於天位以臨宇內由朝廷以及百官由百官以及萬民其貴賤之等層累階級而不可以數計然而發號施令通欲類情自上達下由近及遠如身之使臂臂之

使指呼吸感通捷於影響意之所向則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無他性相洽情相屬也故君猶心也民猶體也夫心為體之主體為心之輔心非體則無以收役屬之用體非心則無以握統馭之權主得輔而尊輔得主而順尊順不失而大體小體乃各安其分心既莊則不必有意於體之舒也而體自無不舒矣心既肅則不必有意於容之敬也而容自無不敬矣故曰心好之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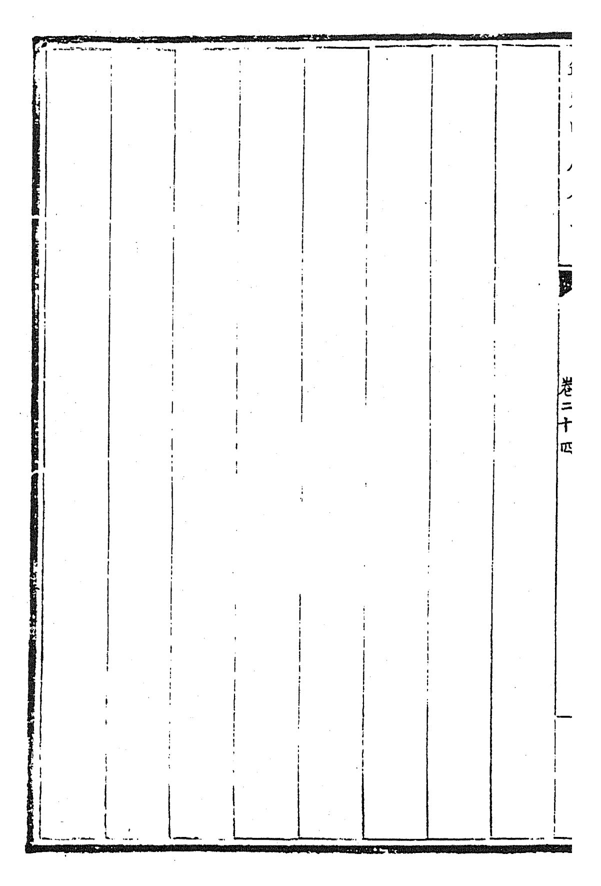
必安之自然之理也惟君之於民也亦然民必藉衣食以生民之衣食即君之所解推也倘或不免於饑寒是何異疾痛之切膚而中心早為之怵惕民必藉禮義以立民之禮義即君之所表建也倘或不免於邪僻是何異顛蹶之偶形而此心已為之震撼夫饑寒邪僻至於廹其身心則未有不惻然而為之所者矣是以聖王之於民也養之以農桑畜牧恤之以賑賚周給一如體之饑欲得食寒

欲得衣而不可斯須緩也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一如體之周欲中規折欲中矩而不可絲毫差也夫然故心得其職而下之從上也不啻目之視耳之聽手足之持行而動罔不臧是以孝弟行於宮闈民咸知祗父而恭兄矣禮讓隆於治術民咸知興廉而尚恥矣節儉行於貴近民咸知食時而用禮矣政刑肅於官府民咸知循法而守紀矣上之所好民必欲焉如百川之歸壑如日

中之趨市風行草偃不足喻其機表立影從未可喻其捷豈非心之與體精氣融洽血脈貫通真有神動天隨者哉故君以民而驗其德化猶心以體而驗其出入民以君而作其從違猶體以心而作其動靜身心無間君民亦無間推而至於百官曰股肱曰奔奏其各述乃職以事上而臨下者亦何以異是哉昔唐太宗有君猶舟民猶水之喻竊以為警切深至若觀連屬之象察感應之機心體之



說尤不可不加之意焉



禮記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

監察御史臣劉方藹

陳澔集說民以君為心者言好惡從於君也君以民為體者言休戚同於民也

臣謹按一理貫徹而無精粗一氣呼吸而無表裏一形周浹而無間隔者人但知心之與體然也聖人則謂君之與民其親切本如是以民視君即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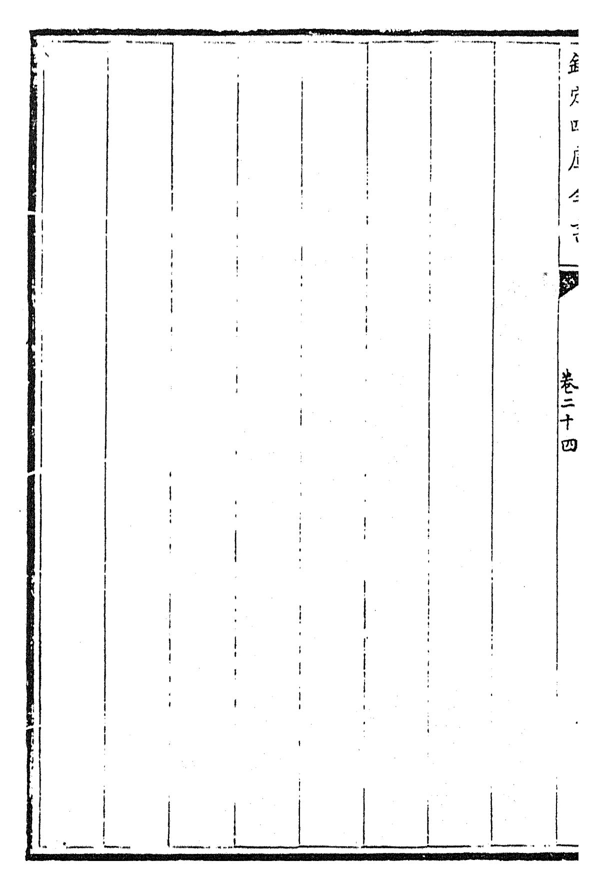
體之心以君視民即載心之體故朝廷者萬民之靈府兆庶者大君之全軀體之主宰在心民非后所以罔事心之運動在體后非民所以罔使天子藏富於天下而食租衣稅民養君也是即合充體之血氣以養心天子不言有無而行慶施惠君養民也是即運心統之血氣以養體民苦饑寒而君憂恤之體之阽危而心怵也民罹刑罰而君哀矜之體之傷殘而心痛也民畏寇盜而君武衛之體

之患難而心為之預防也體安舒而心乃自得樂民之樂也體勞苦而心即不寧憂民之憂也千里萬里而下無不達之情體之有觸即覺乃心之管攝乎體者無間可容一日二日而上凛兢業之懷心之無刻不謹乃體之繫屬乎心者無微可忽也窮筋骨餓體膚而正所以動其心故天下饑溺仁君必歸之已視不見聽不聞而皆由於心不在故百姓有過聖君必反諸身非禮之視聽言動心勿

之而體自從中節之喜怒哀樂心得之而體自順是惟以仁義為性命以中和為元氣以敬畏為精神以法度為筋脉以教養為榮衛而統以元首弼以股肱濟以耳目心廣體胖而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君明臣良而移風易俗萬民不令而從天下之肥也身之肥也其道一而已矣禮運謂聖人以中國為一人程子謂仁者以萬物為一體即心君體民之謂也全乎道心斯百體皆安狥乎人心

斯百體皆危必堯舜之君民乃可為道德之心體

與



禮記

近文章砥厲廉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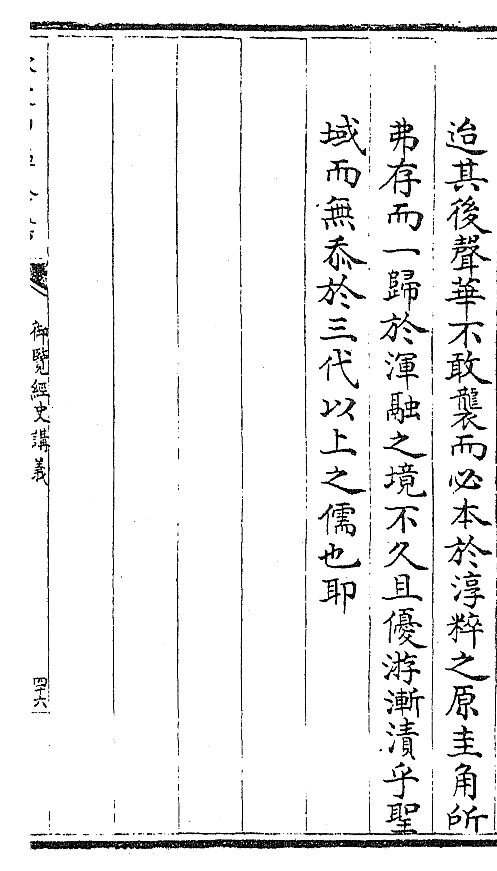
編修臣張九鎰

臣謹按三代以上之儒不甚相遠也彼其克自振拔而不敢苟且其行者鄙其文之不雅馴而駁駁然與古為徒患其詣之不端方而介介然勿損其節蓋素所樹立然矣否則為浮為偽而放焉自恣將不免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烏可謂之真儒也

今夫所謂真儒者知文章以載道也而為聖賢闡精微廉隅以檢身也而為古今立名節其實心為己不大遠乎末俗之行哉末俗之行循名則是責實則非識者知其學守之兼敗矣其競為文章亦嘗博極羣書肆其議論其弊也非失之野即失之浮詡詡然務為炳炳烺烺飾采色誇聲音而以為能而於道何其遠也夫良玉雖珍必加雕琢美錦為質不廢纂組而況文章乎昌黎云養其根而竢

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夫非謂藉以彰身也謂其沉潛仁義涵泳詩書則根深而膏沃其為文也皆醇而後肆焉以此為傳道之書經世之言古之所稱不朽者不在兹耶雖然儒者既若立言之無本尤患持身之無術則廉隅其大要矣夫脂韋以自便鑿枘以求通是自踰其防也踰其防者始則屈節從人繼且放軼禮法而不可止故欲慎其操持非自峻以絶人也以為廉恥之道不存則志行必

乖是非之界不明則名義易壞夫堂之有廉室之有隅以其等級出入之有限也君子嚴氣正性寧養嶽嶽懷方之望毋為錄錄因人之行所以直內方外而無敢自憐其功者其亦如石之砥如金之礪焉斯已矣不然磽磽者易缺皎皎者易汚以正直之難合而反方以自毀尚得為有道之士乎哉或者曰淹雅則鮮質峻厲則傷和似非儒者所尚也而不知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



不敢行彼其自返之學守而無愧者蓋嚴且密矣迨其後聲華不敢襲而必本於淳粹之原圭角所弗存而一歸於渾融之境不久且優游漸漬乎聖域而無忝於三代以上之儒也耶

禮記

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侍講學士臣熊暉吉

臣謹按財者生於天地而流布於人間人主挾崇高赫奕之勢非不知縱其欲者之可無不得也以為專所利而斂怨為德者之必無可幸也竭澤而漁將必無魚林林而獵將必無獸故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損益者聚散之謂也古之

王者九賦九式定為邦經貴義尊仁施厚斂溥其
肫肫然聯億兆而一身也若元首肢體之相為繫
屬也其殷殷然念匹夫匹婦之不獲其所也若慈
母之煦嫗其赤子而惟恐傷之也且夫垂休纘緒
世際清寧真無前之偉業上治之規模也而聖人
靜推消息每不勝日中之懼焉何者衣食之源生
民之本自昇平久而人數日衆也耕桑無業而資
生無策矣而陰陽愆伏天時不齊山林川澤之生

殖取精多地力亦不能不竭也如以魚鹽薪蒸漆枲絺紵金鐵竹木一切征榷由後溯前代增無減顧瞻海宇緫緫林林富者日貧貧者益迫譬諸少壯之人非不魁然大也而元氣實中索焉即加意保之猶慮有他也是以聖者惕於朝夕而庸者狃於豐豫歷觀秦漢以來中世之主亦非盡無才也而利心一動若有物憑方且鑿空起事攘奪多端括山海之藏競錐刀之末而怨憤所鬱遂使全盛

之朝一朝瓦解此可為太息已夫利者害之府也匹夫放利猶共疾焉況人主乎血脉之結濇也潰必為癰痤焉河流之壅塞也一決而泛溢不救矣善哉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地所生財賦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國實則民虛所謂夏潦而秋必旱也故經制之外何有羨餘公府已藏奚事私蓄生息者終虞朘削進奉者大抵侵牟夫與其取之以積而不用也毋寧與之而化為有用也且既不忍聽

其取以飽貪吏之橐也曷若沛然多其與以惠顛連無告之窮也故曰上以厚下安宅故曰本固邦寧此物此志也夫有天下者莫不欲身尊名顯中外環拱以綿祚無疆也然而得失相反者何也一者患於侈一者患於嗇侈則封靡以瘠天下而主仍瘠嗇則屯膏而天下瘠而主究何能獨肥也史稱漢文帝躬儉素示敦樸為天下先而賜租減税詔旨頻下夫儉素非侈也賜租頻頻非嗇也世有

明德之君寡欲清心恩施廣大因將遂萬物之生順萬物之情導利上下而益道光焉要以甘言易入竊懼小人之伺隙者工為蠱媚而君志不覺遂移故桑孔進而漢業衰延齡相而唐室危非斷然不惑烏可恃哉聖人知其然故於聚斂之臣賤之等雞豚牛羊而惡之反過盜賊斯乃塞源之論所以砭膏肓警鴆毒也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槐

謄録監生臣胡容佺

謄録舉人臣葉大奇